

花娇血剑

独孤红

下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台湾

独孤红著

花娇血剑

宁夏人民出版社

花娇血剑

独孤红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 105)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中卫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168 1/32 印张:25 字数:50 万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套

ISBN7—227—01532—7/I·448

定 价:25.80 元(全三卷)

内容介绍

黄河水患，中原蝗灾，盗匪更是逞凶狂。有道是：乱世出英雄！黑牡丹乃女中豪杰。她身负绝学，武艺高强，窃富济贫，除暴安良，被民众誉为救星。她满怀深仇大恨，忘却七情六欲，一身黑衣遮体，逐一诛之仇敌，也被匪盗骇称煞星。然而这朵冷若冰霜的北国牡丹欣逢南国红豆吴声远后却萌生出赤热的情愫，情感的阀门已经打开，有如火山喷发，如是有了初恋的狂热、爱情的温馨，附带着一切应有的疯癫；一触即燃的干柴烈火越烧越旺，被掀红浪中珠胎暗结，她终于有了幸福的归宿。

·本武侠小说别出心裁，故事感人。读者阅后不但**面百武打场面**刺激感，同时也能触觉情欲冲动的乐趣。

十二

候鸟噪鸣锦衣返 海上明月共潮声

突听曾老爷道：

“你们别哭了，快替我老二和向这几位侠士多叩几个头，要不是他们搭救，只怕此生看不到你们了。”

女侠忙拦住，道：

“你们还是快回家吧，我还得同封大人商议事情呢！”

不料曾老太爷忙对封团练道：

封团练，你准备对姓许的老贼怎么处置？”

封团练道：

“我必给老爷子一个交待，老爷子还是领着儿孙们先回府中去歇着吧！”

曾老夫人却拉着黑牡丹的手久久不放，她老泪纵横道：

“姑娘，老太婆吃斋念佛，往后我每天为姑娘念一段平安经，叫上天保佑你啊！”

拍拍老太婆起皱的手背，黑牡丹甜甜一笑，道：

“老太太你好走！”

曾家的人才走出团练所，北城的汪家老者，大嘴巴闭的紧紧的，山羊胡子翘起老高，边叫道：

“这是怎么说呢？这是怎么说呢？”

封团练一见，立刻怒目直视姓汪老者，叱道：

“姓汪的，你来的正是时候。”边喝声道：

“拉进来！”只见偏门处，一人五花大绑的被三个乡丁推进来。

那人一见汪掌柜，“咚”的一声跪下来，拉住江掌柜裤脚，泣叫道：

“东家救我！”

一脚把姓许的踢翻在地，汪掌柜骂道：

“你在我汪家十几年，我待你如同家人，自从你侄子许立在邓县当上土匪后，连你也变了样，一心要我谋夺南城曾家财产，我姓汪在这西口镇上即算不是首富，也是第二，做人刻薄一些，但叫我的去害人我绝不干，几个月前我辞退你，想不到你却把你侄儿拉到这儿来害人，今日被捉，也是你的报应。”说着，又对封团练道：

“这人做事与我汪家无关，该怎么就怎么。”说完回身就走，端的是一句好话也不替姓许的说。

事情已经全部明白，封团练立刻摆摆手，道：

“拉出去砍了！”

就在凄厉的叫声中，姓许的被拉到河边柳林下，一些团在团练所的人，又跟着出南城，挤到河岸柳林中看杀人去了。

女侠黑牡丹却对韩力壮道：

“回去吧，你的牛肉锅里还放着那么多的牛肉呢！”

韩力壮一家围住女侠一定要五个人折回草岭，却被女侠一笑，回拒道：

“正有要事待办，早晚会去吃你们的连锅牛肉与烧酒。”

封团练坚留的道：

“再大的事情，也得在西口镇过了年再上路，就算我不留，

西口镇的人，尤其是曾大户也绝不放各位走的。”

女侠与吴声远等那能在此稍待，就算这时候再晚，也得要赶回江南，因为龚果林那大盗正在浙海沿岸肆虐呢！

×

×

×

寒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江海无风波！

且说女侠黑牡丹与吴声远邱太冲周通熊威严五人，当日离了西口镇，走浙川荆紫关，各人把坐骑寄在方大夫的药铺后面，立刻雇舟从丹江经老河口下襄樊而入长江，他们在汉口另雇快船，言明要连夜行驶。

要知从汉口到吴淞海水程也有千数百里，如不连夜行驶，即使是顺流而下，也难以年三十赶到吴声远的家。

腊月二十八日，一行人又在吴淞换乘海船，出海驶过杭州湾，过镇南而到象山。

吴声远的家住在宁海以北的海湾附近，遥望对岸，正是梅山岛，一所城堡式建筑，一边沿着峭壁，堡门面向一座平坦的山脊，巨大的黑砖城墙，视托出城堡的壮严与传大，也表明住在堡中的人绝非寻常。

只是这天的雪下的特别大，停在湾里的几艘船上，孤零零的在承受着西北风的吹袭，船上除了孤独的一根桅杆外，连绳索帆篷也被人找回岸上。

也许是风雪太大，附近渔村的住家，闭门关窗，守在家中过这大年三十夜吧，因此渔村中二三十户人家，看不到一个人影。

吴声远兴高采烈有领着女侠四人，登上岸，一手遥指远处，在鹅毛大雪中，隐隐然一座茂大城堡就在西里不到的近海

岸山上，那山看上去不高，但在临近城堡的附近，却又能一高山，拱冲在城堡后面。

虽然如今正在漫天下雪，女侠黑牡丹仍然脱口道：

“真像是世外桃源。”

吴声远笑道：

“来年春暖花开时节，山由百花齐放时候，那才令人有世外桃源之感呢。”

一行人冒雪穿过小渔村的时时候，天色已黑，但却并未听到渔户屋中人声，更未看到那一家点上灯的，这光景与往年过年的时节有着不同，然而吴声远只在心里嘀咕，并未太过注意，因为他要及时的领着女侠四人回家，这个年三十夜不一定是令人最感高兴的了。

吴声远自登上岸，就嘻的合不拢嘴，他心中琢磨的可多着呢……

因为，他要安排着让女侠觉着有实至如归的感受，大雪纷飞中过年，才有过年的情调，爹娘、二叔、三叔，几位堂弟妹们，见了女侠，必定也会喜欢，至于印太冲周通熊威严三人，他也得为他们安排得令人满意为止，当然天公作美，一旦放晴，他还得领着四人去普陀山拜见一心禅师呢。

几个人踏雪前行，吴声远的心念随着他的脚步加快而转的更快，也因此使他更不去注意几户渔家为何年三十夜连个灯亮也不点上，即使他从几家门前走过去，也懒得伸手拍门问一声，倒是女侠觉着奇怪，心想，难道这些渔家大雪天还在海上打鱼不成？

绕过渔村，眼前一系列大青石台阶，上面已覆上一层白雪，附近的山坡上，正有几株腊梅，十彩娇艳的吐露出美丽的

花瓣，似乎天越寒，花愈娇，呈现出特有的灵透之美。

吴声远遥指坡上一处短石堆砌的墙，顶着西北风叫道：

“登上这处短墙，就快到了。”

过了短石墙，迎面先是一个小广场，吴声远对四人道：

“春天山坡百花开的时候，拉个凳子往这里一坐，远处可以看到象山渔湾，近处各种花香随风飘来，加上浅饮低酌，何异神仙。”

一旁的周通道：

“北方的高山绝岭，江南绿野平畴，如今到这沿海地方，又是一番景象，倒真令我周通长了不少见识。”

灰暗的夜色里，五个人终于到了城堡大门外，抬头看，城堡的门可关的严适，再向堡墙上看，黑呼呼的什么也看不见，吴声远知道，堡墙正面高可四丈五，石砖砌的十分光滑，即使中途借力上翻也不太容易。

吴声远走近堡门大声呼叫，他甚至伸手摇门，也没有一些回声，不由惊奇的道：

“难道全都在屋里守岁去了？”

女往堡门两边观望，只见走不过几丈远，全是断岩崖深渊，堡墙竟是连着断岩边建起来的，想来只能从正面进去城堡了。

吴声远急的直跺脚，远喊近叫，连踢带敲，就是一些反应也没有，而风雪现见大了……

就在吴声远如热锅蚂蚁而又口干舌焦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熊威严高声道：

“吴兄不必心急，要想登上这堡墙，我倒想出一个法子来了。”

女侠黑牡丹忙问道：

“牛兄弟可有何妙计？”

吴声远也抓住熊威严的粗臂，急问：

“兄弟，你快说，想的什么法子？”

熊威严一笑，道：

“咱们何不来个叠人上，我在地上顶着石墙站，周仁兄站在我的双肩上，邱兄再站到周仁兄的双肩，吴兄再攀上邱兄双肩，再让女侠顺着登上去，大约女侠只稍一借力，一定可以登上堡墙的。”

吴声远一听大喜，道：

“这个法子十分妙，只须双手扶墙，两脚用力，师妹你准备先登上去吧！”

女侠也觉可行，熊威严当即往城堡墙边身子前倾，双脚施力站稳，周通立刻站到他有双肩，邱太冲更不待慢，早攀站在周通的双肩，于是吴声远忙也顺着“人竿”往上爬，很快的站在邱太冲的两肩，四个人俱都双手扶墙站得稳，女侠黑牡丹举头看，四个人加起来足有三丈余，尚有不到两丈，自己应可稍施力就会登上去的。

于是她把披风上的雪一抖，向身后一拢，施展轻功沿着几人肩头向跃，不料就在这时候，从远处短石墙边过来四个人，他们手上提了两盏灯笼，光亮把女侠的目芒吸引住，而使她又极快的跃到地面上，边对吴声远四人道：

“大家躲起来，有人来了！”

一听有人来，吴声远大感奇怪，快二更天了，在这年三十的夜里，谁会这时候来我们吴家呢？

但见女侠几人已隐起身形，吴声远也就近躲在附近大石

后面，早见从短墙那面绕过来四个人，前两人手上还提着灯笼，顶风冒雪的走来。

不旋踵间，四人来到堡门外，四个人猛拍门，却是仍然叫不开，只见四人不约而同的退后几步，又向城上呼叫，怎夺叫了半天，仍然未有回音……

突然，暗中的女侠拔剑在手，闪身到了四人面前，不由“咦”了一声，道：

“怎么是你们？”

也就这时候，吴声远四人也走出暗影团过来，大家一看来人，也全一惊，吴声远急问道：

“你们不是准备天一亮就开船回吴淞吗，怎么也到这里来了，可是海面浪大？海湾里浪再大也没有大海上浪高啊！”

原来四人是从小吴淞口送他们回来的大船上船家，只见一人递了一封信，道：

也真是凑巧，你们下船没有多久，我们正准备做菜熟酒在船上过这年三十呢，不料突然船身晃动，我们还以为溜锚了呢，忙走出船舱来看，原来有一艘同我们一样大船不知何时喝的全搬空，临去还要我们把这封信送到这里来。”

只听另一人道：

“其实就是他们不要我们送信，我们还是来找你吴大公子的，如今船上全被抢光，不要说是银子，就连吃的也被搬空，谁又能饿着肚子开船呢？”

吴声远大怒，道：

“海盗竟然抢到舟山来了，走，咱们追去！”

不料提灯的一人道：

“吴大公子，你就省省力吧，像这种大雪天夜里，海面上伸

手不见五指，从此地到湾口总得驶上个大半天，海盗随便找个
小岛躲起来，咱们就没办法子找到他们的。”

吴声远正自犹豫，另一人也道：

“他们把信交到我们手上就走了，如今我们船上连吃的也
没有，又怎么去追呢？”

吴声远再也想不到自己才到家门，就遇上这些不如意的
事，不由望望城墙，道：

“师妹，咱们还是进堡去再说吧。”他把信往怀里一塞，立
刻招呼各人重新来个叠罗汉，女侠立刻又施展轻功往上登，然
后就在吴声远的肩头，女侠稍用力，人已站在堡墙上，看的四
个船老大惊奇不至，连声惊叹。

就在堡墙上，女侠往下面伸出双手，道：

“师名子上来吧！”

吴声远道：

“来了！”奋力一弹，一鹤冲天，直往女侠面前跃去，女侠双
臂一拔，吴声远已站在堡墙上。

于是二人一打手势，女侠跟在吴声远后面进到堡里面，这
时堡墙上西北风不断呼啸如人在口哨，上面的积雪已有半尺
厚，二人顺着溜斜石梯起下堡墙，吴声远正走到堡门后要开
保门呢，不料堡门后面全都被麻布袋挡着，麻布袋中全是沙
子。

吴鉴青当即道：

“你们去开堡门，可得多加小心，不要让海盗摸进来了。”
说着，又对吴声远道：

“堡墙那般高，你二人是怎么进来的？”

吴声远笑道：

“

“爹不要忘了，我与师妹都是有本事的人呢！”一面从怀中摸出海盗的信递给老父。

吴鉴青接过信，并未打开看，只收入把信送给后院的二弟南龚果林。

这时早有几个年轻壮汉走进堂屋来，见了女侠，全都喜形于色的道：

“这下子可不怕那船海盗了，黑衣女侠还认得我们？”

女侠黑牡丹露齿一笑，道：

“好像是在荆紫关附近的丹江船上吧。”

早有人拍手笑道：

“对对对，一点不错，那次船上拚斗，我们十分佩服姑娘的勇敢。”

这时吴老夫人才认真的看了女侠几眼，她发觉这位姑娘真耐看，而且越看越觉得她长的美，玉面朱唇，肌质晶莹而又显露出女中丈夫的豪气，那绝非一般女人可喻，不知年儿对她的感情到了何种程度，尤其一个北方女子，吴家能不能留得住呢。

女人的思维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吴夫人自不例外，女侠才一出现，她就想到久远的未来人。

也就在这时候，吴声远二叔南龚果林，匆匆自后院走进大厅，一见吴声远，当即点点头，道：

“年儿回来，那就好了。”

吴声远又介绍黑牡丹与二叔认识。

不旋踵间，邱太冲三人与四个船老大也走来这大厅上，吴鉴青一见这三人，不由惊奇道：

真是北方大汉，长得这般高大。”

于是，吴声远一一介绍各人，彼此认识，并交待下人取出二十两银子以及一应吃的，连棉衣裤也取了些送给船老大，叫他们明日一早小心开船回吴淞去。

四个人真是千恩万谢的辞别而去。

这里也该是吃年夜饭了，各屋这时全住满了人，连大门口的门房里也挤住了一家人。

大厅上摆了两桌酒席，大家边吃着酒，南龚果林正准备把最近有海盗的事，详细对吴声远说一遍，吴声远却发现三叔怎么不在，甚至连三娘也没有来吃年夜饭，不由停杯手中，道：

“三叔三娘呢，怎么连三个堂弟妹也没有来？”

吴鉴青一叹，南龚果林道：

“你问得好，我正准备要告诉你呢！”

× × ×

象山以南有个大海湾叫三门湾，从那儿出海往东，坐上快帆船，不过一天，就会看到两上海岛，那就是渔山岛，这儿专门出产蛋菜，一般妇女最爱吃，乌红颜色，大小如同鸽蛋大，一头扁一头圆，配上老酒，怎么吃都会觉着另有一番滋味。

象山吴家经常有船到渔山来收购蛋菜，然后装船北运入内陆，这些东西一到北方，全成了佳肴珍品，不用说吃，就算是看，只怕也有不少人没有见过呢。

就在腊月二十三当天，海面上难得风平浪静，吴家的三者爷吴仲文，领着一艘三桅船驶向渔山，准备再收购一次蛋菜，等到了过年，交由吴声远运往内陆呢，这条航路对吴仲文而言，每年不知要走多少次，只要船出象山港，他闭着眼睛就能把船驶到渔山去。

可也真够顺利，二十四货上船，立刻就连夜往回驶，就在第三天东边海面上刚有些亮，突见南面一般双桅快船，满帆之外远有不少人在摇橹，风驰电掣般的追过来……

船上的吴仲文心中琢磨，温州湾一带有海盗，如今快过年了，难道这些海盗往北边移来了不成！

于是他忙叫满帆，尽快往北驰去，只等绕过三门湾，就算逃过海盗海手了，却不料双桅船来的十分恰恰，才不过一个时辰，早已追到两船相差一里之遥，海上无阻隔，一里看来就如同在眼前一般，对方船上高声叫道：

“落帆！落帆！”

看不出对方是否海盗，吴仲文初时不加理会，不料对方开始高声喝骂道：

“真不下帆，一经追上，一个也不饶恕。”

吴仲文衡量自己的人只有七八个，对方至少二十多人，而且一个个手中全握着鱼叉钢刀，不得已只得拉下帆来。

于是双桅船很快的靠在大船一边，紧接着“扑哧哧”跳过来二十多过青巾包头，短棉衣裤黑布鞋壮汉，有一半全是大草胡子牛蛋眼，像是仇人见面似的先把个吴仲文一顿狠揍，然后一根绳子拴在桅杆上，一个高大红胡子大汉，手上提了一条乌皮鞭子，呲牙嘴的站在吴仲文面前骂道：

“这是老子的地盘，操那娘叫了半天船不停，想死吗！”

吴仲文望望自己的人，全都被看守在船尾，四五个持刀海盗衬着，其余海盗下舱搜，银子没有，全是海味货，就中以蛋菜有二十大包。

吴仲文见货物被搬向双桅船，不由问道：

“请问你们是……”

乌皮鞭在吴仲文下巴上一托，那红须大汉冷笑，道：

“老子海里蹦，你听说过没有？”

吴仲文一听不由一惊，道：

“听人说你们不是在闽江口外一带活动吗，怎么也会远道来这一带呢？”

海里蹦似是不是愿听这一问，伸手一个大嘴巴，道：

“娘的，你规定老子只能在闽江口找生活？谁又能挡住我海里蹦不到北边来？”

吴仲文口角流血，不敢再问，眼睁睁看着一船货被海里蹦逼人搬去。

这时那个红胡子海里蹦又仔细的对吴仲文上下一打量，立刻伸手解下绳子，道：

“大掌柜，你请移驾吧！”

“东西全被你们搬光，还要怎么样？”

海里蹦一尖嘴，露出门牙三颗，因为他那门牙中间又长出一个大门牙，嘿嘿一阵令人起鸡皮疙瘩的笑声，道：

“大掌柜的，十几天就遇上你这么一趟买卖，全是麻袋装的海产，我海里蹦很清楚，你这是做的大字号，海货装船往内陆，再把山货运回来，来回折腾，银子比天上掉下来的还多，所以这就委屈你掌柜的几天，到鲢门小岛上住几天如何可？”

吴仲文一惊，道：

“我到你们那儿去做什么？”

冷凛的一笑，海里蹦道：

“要过了年了，兄弟们腰包全都空空的，请你大掌柜走一趟，赏给大夥几个花花。”

吴仲文一怔，当即道：

“货全被你们搬走一空，怎么还要掳人不成！”

吴仲文两句话，斗然换来一皮鞭，立刻，脖子连着左脸出现一道血痕，只听海里蹦狂怒的道：

“海里蹦的话谁敢不听，那是在做死！”

吴仲文一咬牙，道：

“我跟你们走。”

哈哈一笑，海里蹦道：

“这才上路，要知你若同我海里蹦合作愉快，你少吃苦，我也少生气！”突然他回头又道：

“你们的人全回去，老子不难为你们，不过得替我带个信回去，要想让你们这位掌柜活着回去，年初五早上送来两万两银子到鲛门岛上来，记清楚单帆船一艘，十个人足够了，再多一个就得把命留下来，只要押着银子送到，你们这位掌柜算是保住命了。”

于是吴仲文被押上海船，象山吴家的三桅船也扬帆驰回来了。

然而当三桅船驶进象山港的时候，鲛门附近的金门岛西头急快的驶过一艘双桅快船，直到象山湾口才回头。

附近海岛有海盗出没，又是快要过年时候，就算这时候正是肥大黄鱼季，味美海蟹多的时候，象山湾的渔民还是没有船出海，谁也不愿腊月海上触霉头。

也许鲛门岛上的海盗从吴仲文口中知道吴家在象山湾最里面家大业大，所以还来过三十，就在夜里摸进象山湾，在湾里捕鱼的小船，发现来了海盗船，早逃回岸上，二十九直到年三十夜，吴家附近的渔民们全都躲进吴鉴青的堡里。

也真是凑巧，当吴声远与女侠几人登岸不久，迎面躲在梅